

一代·宗·师
曹靖华传

尚允康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一代宗师曹靖华传

尚允康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平谷县大华山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6.125印张 插页2 150千字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900册

ISBN 7-219-01644-1/I·469 定价: 3.70 元

緬懷昔時華

春風

靖华同志：

欣悉在您九十寿辰之际，召开学术座谈会，谨向您致以衷心的祝贺！

从二十年代起，您就投身革命；在白色恐怖下，不顾个人安危，为我国新文学事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您的文学活动总是和我国革命事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革命战争年代，您翻译的苏联革命文学作品，影响了无数青年走向革命。

您生活简朴，谦虚谨慎。您为我国的教育工作和文学事业所做的卓越贡献，人民会永远铭记的。专此，敬祝
健康长寿！

邓颖超
1987.5.7.



1987年5月7日杨尚昆同志到北京医院探望。



1981年3月在邓颖超同志家作客留影。



上， 1987年5月
14日苏驻华大使
特罗扬诺夫斯基
向曹志授列宁格
勒大学名誉博士
学位证书。

中， 1950年摄于
莫斯科河畔

► 1981年6月
故乡行与朱阳关
小学少先队员在
一起。



序 言

一个伴随尚师大半生的慢慢长“梦”——《一代宗师——曹靖华传》，今天终于出版问世了。它在人们的心中，留住了一位远离我们而去的一代宗师曹靖华的光辉形象，建立了一座中苏文化亲密交流并取得丰硕成果的永恒纪念碑。曹靖华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广阔领域中一位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曹传的问世，在我国传记文学苑地上立起了一块丰碑，值得庆贺。

尚师是我高中时代的语文老师。在六十年代初期这种尊师爱生的浓烈氛围里，我们之间同声相应，结下了亲密的师生情谊。虽然那时我对文学的兴趣不是很浓，但特别爱听尚师那风趣幽默、涵义精深的讲课。他那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循循善诱的授课方式，也殊得学生们的欣羡。特别是他的为人至今都令我敬慕。记得他常说“做人应堂堂正正，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该不自傲，不自卑，自己在社会上留下的脚印，应该是正直而坚实的。”这无论对他，还是对我以后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曹靖华是中苏革命文化史上的一位主要纽带人物，又是鲁迅、瞿秋白的好友。对曹靖华这个名字，我早有所闻。我在学生时代对曹靖华译著的苏联文学名著《铁流》、《保卫察里津》、《粮食》、《虹》以及编译的苏联民间故事《关于列宁的传说》等，都爱不释手。自然有许多人都渴望看到介绍这位杰出的译作者的书。据我所知，尚师那时就已把我们的这种愿望埋在心底，

决心把他所知道的这位伟大翻译家、文学家的一些事情介绍给我们，让他站在人们的面前。但“成如容易却艰辛”。多少年来，不管是在天高坦荡的中州大地，还是在层峦叠嶂的山乡小镇，他都在曹靖华的活动和译作中追寻其生活足迹和心灵感受，广泛收集素材与史实，做扎扎实实的准备工作。由于他具有较高的文学造诣和严谨的写作作风，本书的第一部分在《名人传记》上发表后，颇受读者欢迎。如果没有他深入细致的观察，没有他全副身心的体验和思索，恐怕我们就看不到这本有朴实生动语言、细致深厚笔触的书，也更难以全面了解书中这个特定人物的性格爱好、成就业绩和传奇性的一生。

尚师出生于河南一个小山村，其父是村里唯一在省府学堂读过书的读书人。或许是受父辈文化的熏陶，或许是受他热爱文学的老师的影响，他从小就爱上了文学。在他中学时代，他就写过中篇小说《凌云变了》，大学时期写下了长达二十万字的小小说《不沉的水》，为他的文学生涯垫定了较厚的基础。然而在前进的道路上，尚师和其他一些志士的历程一样，难逃那“无边扩大化”和“史无前例”的嘲弄与暗算。在坎坷、险滩的沉重磨难中，他保持过沉默，但他并没有弃置从事文学创作的欲望，也没有淡忘童年时代的梦幻。雨过天晴，他选准的路越来越宽，尤其是近几年，他还进行古典文学、美学的研究，先后发表了《草堂情思接千载——与吴奔星教授商榷》、《论陶渊明“桃花源诗并记”不朽的美学思想》、《向我们迎面走来的千古诗魂——论陶渊明的美学思想含蓄与真率》、《探情、传情、拨动情感的琴弦》、《知堂禁区突破的思考》等论著。事业上的成功，使他在我国文学研究领域里分别进入不同岗位，担负起湖北省中国文学学会理事、湖北省教育学院系统中国古典文学学会理事、湖北省高等学校书画研究会宜昌分会副会长，发起并组织成立了宜昌市文学学会，成了一名有一定声望的中国文学副教授。目前，他正朝着既

定的目标执着地追求，前进。

我之所以谈到这些，为的是使人们对这本书的来历和作者增加一些了解，给人们以更多的人生思考和启示。

李毕成

一九八九年十月于桂林

目 录

序言	李毕成 (1)
----	-----------

青少年时代

他笑着来到这个世界	(1)
童话诗般的童年	(2)
大山外边有些什么	(5)
卢氏山城的苦读与思考	(8)
暴风雨中试翅	(11)
找到了真正的人生	(14)
到神奇的国度去	(17)

给起义的奴隶窃取天火

顿悟天机	(22)
恐怖之夜	(28)
神秘地会见	(37)
梦破汴京	(47)
虎口脱险	(53)
涅瓦河畔	(61)
不速之客	(70)
师友暗会	(77)
血泊泪海	(86)
逼上“青天”	(95)
潜入地下	(102)

虎穴周旋.....	(111)
黑夜探父.....	(120)
策反江南.....	(132)
迎接黎明.....	(140)

飞花之路

艳阳天.....	(149)
乍暖还寒.....	(158)
风浓雨骤.....	(166)
飞花之路.....	(175)
后记.....	(188)

青少年时代

他笑着来到这个世界

在一个古老的年代：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8月11日，在一个古老的地方：中州大地西部、八百里伏牛山腹地，河南省卢氏县五里川路沟口桦栎树坝曹家，一个男孩出生了，他就是日后我国世界著名翻译家、作家、鲁迅与瞿秋白挚友曹靖华。曹靖华乳名“彩娃”，按辈排列，取名曹联亚。他上面有两个姐姐，他排行第三，人称小三子。曹靖华的父亲名叫曹植甫，二十岁就考中了秀才。但是他有官不做，一心要改变伏牛山贫穷落后状态，立志振兴山区教育事业，为了表示自己的志向，并给自己取字培元，与名植甫相配，意即培植美好宏大的元气。曹植甫二十八岁上有曹靖华。一个男人二十八岁得子，自然高兴非常。曹靖华生的时候，曹植甫一直守候在门外，一听屋里人说：“生了，生了，是个男孩。”他也顾不得卢氏山区的封建礼俗，就冲进了产房，急不可待地问：“孩子怎么不会哭？是不是个……”他“死胎”两字没有说出口，就用手托起了孩子端详。孩子的妈赶紧说：“你看他的小眼都睁开了，还在笑呢！”孩子的爹这才放下了心。真的，孩子是在笑。一般孩子都是哭着闹着来到这个世界，而曹靖华则是笑着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曹植甫把儿子端详了又端详，只见儿子生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鼻知悬胆，二目含神，……当他看到孩子的后脑壳时，突然吃了一惊。他发现孩子的后脑有两块骨头微微向上突起，他指给孩子的妈看。妈更是吃

惊，悄声对丈夫说：“这是不是人说的‘反骨’？这可怎么得了啊！”曹靖华的母亲是个农村妇女，端庄贤惠，非常勤劳，但不识字。她听别人说，孩子长了反骨，就要反叛朝廷，大祸临头，非常不安。而曹靖华的父亲是个非常有学问的人，有一定科学知识，他说孩子头上翘起的骨头是因骨缝没长拢，不是什么反骨，以后是会长好的，要孩子的妈很好喂养孩子。孩子的爹对孩子更加特殊看待，孩子的妈则添了一块心病：怕孩子有什么灾难，大祸临头。

童话诗般的童年

曹靖华的童年生活是在童话诗般的世界里度过的。他们家乡在八百里伏牛山的万山丛中、双峰插天的状如熊耳的熊耳山麓，周围环山，中间一方平地，南北宽三里，东西长五里，号称五里川。这里山也奇，水也奇。接天的山端，草木不生，光秃秃的，是无边无缝的铁青色岩石。铁青色岩石下边是一年四季变化有序的茅草丛生地。当时五里川还有很多老虎，这一带是老虎出没的世界。茅草地带下边，半山腰里是原始森林，为猴群和传说的野人的巢穴。曹靖华小时候，见到猴子是常有的事，野人他没见过，但听到不少野人的故事。曹靖华的近邻住着一个石爷爷，是个放羊老头，人称能掐会算的刘伯温。他给童年的曹靖华讲过他爷爷的爷爷被野人捉住过的故事。他说在很早很早以前，有一年他爷爷的爷爷上山采野果，被野人捉住了。野人捉住他后，捏住他的两只手腕，不住气的大笑，一直把野人自己笑死过去了。大概是它太高兴了。爷爷的爷爷当时想，现在赶快逃走，野人苏醒后就逃不走了。他的手腕上戴着两个竹筒子，过去许多人都是用这种办法从野人手里逃走的。他赶快从竹筒子里抽出两只手，野人还死死不放地捏住两个空竹筒子，他逃走了。人在这时

如果逃不走，母野人捉住男人就要你给它当汉子，公野人捉住女人就要你给它当老婆，野人捉住和它同性别的人就把他吃掉。这个故事神秘而可怕，给幼年的曹靖华思想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当时五里川的原始森林，从山腰一直铺展到平地，中间一条活蹦乱跳的小河在树林里绕来绕去。曹靖华的家就在原始森林的边沿上，当时只有二十来户人家。村后有个不大的山坡，种着两亩多旱地，坡前有一个桦栎树坝。这里有十来棵大桦栎树，高耸入云，浓荫蔽天，一棵树杈上还有个“猴头窝”。每年夏秋之交，淅淅沥沥的连阴雨下上十天半月过后，天一放晴，碧空万里，红日高悬。骄阳下蝉声四起，鸣虫鼓噪的时候，曹靖华总要和一群孩子光着腚，来到桦栎树下，登到高土坝上，仰着小脸，望着那棵十来丈高的桦栎树上碗口大的树洞——猴头窝。这时窝里准有一个黄毛绒绒的小猴头，一天一个样的长大起来。不要几天工夫，嘴，一个精头露耳的大猴头就探头洞外，圆耳鼓腮，光洁逗人，眼看要纵身离洞了。孩子们这时就会嚷叫起来：“当心，别叫它跳到咱们身上！”“真神，它就要出来了。”“它是打哪儿来的？”这时石爷爷准会神不知鬼不觉地站在你背后，不紧不慢神乎其神地说道：“它是打哪儿来的？可有来历呢！从前咱们这大深山里，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真是世外仙境。不料一年秋天，忽然一阵黑风，刮得天昏地暗，树木庄稼全都被刮坏了。风后，漫山遍野尽是猴子，……你们说它们打哪里来？是打花果山水帘洞来的呀。它们来了以后，把庄稼果树全都弄坏了。后来咱们瓦窑沟来了两个小伙子，跑到琉璃庙老道士那儿借了两把宝剑，赶走了猴群。为了杀一儆百，叫它们不敢胡闹，把杀了的两只猴头挂到这棵大桦栎树上，这就永远挂上了。”其实，猴头本是一种菌类植物，但这神乎其神的故事却给幼年的曹靖华留下了神秘美丽的色彩。曹靖华门前，有一条小山沟，直通河边。这条山沟一年四季不流水，遍布着卧牛大的花岗岩石，巨石之间是红砂

土，每片大不到一平方尺，叫石粪，曹靖华家就在这些无数不规则的小片红砂土上种谷子。大山是憨厚的，这些红砂土上只要撒上谷种，年年都有收成。曹靖华两岁时祖母还活着。每年冬天祖母把谷子碾成小米，放在炕洞里的火上熬稀饭。每当稀饭熬好后，总要站在曹靖华母亲的房门外喊：“孩子饿了吗？孩子冷吗？小米稀饭熬好了，抱孩子过来喝。”然后回到炕洞前添两碗喷香的小米稀饭，当曹靖华母子过来后，稀饭已凉得不冷不烫正好喝。

曹靖华长到四五岁时，母亲到河边洗衣服，他总要跟着去玩。夏天光着腩在小河里捉鱼捉蟹，冬天去玩冰。每次洗衣服时，母亲给他指着对面的翠屏山说，那座山肚里有一个神鱼湖，山下有个鱼洞口，四季长流水，每年谷雨前后半个多月，撒股子的神鱼往外拥，老年人很多人都看到过。可是有一年一个人太贪了，杀死了变成白胡子老头的神鱼王，再不出鱼了。每讲到这里，母亲总要抱着儿子说：人不可太贪了，人要厚道。儿子把母亲的教育牢记在心，但却产生了一定要去看看神鱼湖的好奇心。

事情终于发生了。有一次，当母亲洗完并叠好晒在小河边的衣服，拿起篮子棒槌准备回家的时候，找不到儿子了。母亲发疯似地沿河边上下喊，却不见儿子的踪影。这下惊动了曹靖华的全家人和左邻右舍，一齐出动寻找，还是没找到。人人捏了一把冷汗，因为五里川当时野狼非常多，常常成群结队，有红毛豺狼，有大灰狼。红毛狼个小，但生性残忍，是人畜的大害。大灰狼，人称“山混子”，生性狡猾凶狠，经常装成狗子的样子，与小孩玩，吃小孩。曹靖华的父亲当时在朱阳关坐学。朱阳关距五里川三十里。当时他们一面派人告诉他父亲，一面派更多的人到老林里去找。直到下午曹靖华的父亲回来了，四出寻找的人回来了，还没找到。五岁的曹靖华一心想看神鱼湖，出鱼洞在渔塘沟口五里多的地方。这里是一条由五里川通往卢氏城的大道，路上行人络

绎不绝，曹靖华随着这些行人，两条腿象着了魔法似的不由自主地向出鱼洞跑去。他终于跑到了，只见路边一个脸盆口大的山洞里往外流水，水很清冷，但没有鱼。他正在纳闷时，忽然一个人伸手抓住了他的胳膊说：“小三子，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他回头看是石爷爷，赶一群山羊。他说他来看神鱼。石爷爷说：“还不快跟我回家，你一个人瞎跑不怕被狼吃了。”这时他再也走不动了。石爷爷把他背在背上走。太阳压山了，石爷爷一边赶着羊群，一边唱着五里川古老的儿歌：“日头落，狼下坡，夜狐狸背口大砂锅。鸡大哥，鸡二哥，我来给你作个窝。窝里起了火，夜狐狸熬茶喝。狼大哥，你先喝，不喝我全喝。”

当曹靖华和石爷爷回到家里时，太阳已经落下山肚里去了。母亲见到儿子回来了，这才破涕为笑，但对儿子的命运更加耽心了。她对丈夫说：“儿子命不好，长着这种骨头，真叫人操心。”父亲问明了原因，心里则想：这孩子好奇心强，胆子大，我一定好好培养他。他对孩子的母亲说：“他已经五岁多了，我把他带去让他读书吧。”从此以后，父亲在哪里教书，就把他带到哪里去。

大山外边有些什么

曹靖华出生的第二年，1898年发生了戊戌变法，1900年他两岁时，发生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1907年他九岁的时候，发生了孙中山领导的广东潮州、惠州等地起义与徐锡麟、秋瑾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事件和绍兴起义，1909年他十一岁时又发生了光绪与宣统的易位，1910年他十二岁时发生了震惊中外的黄花岗起义。这些发聩振聋的历史事件，无不使中华这块土地发生剧烈迅急的变化。然而，曹靖华的故乡卢氏山区，则是一个封闭的山区，五里川又是一个与卢氏县城处于隔绝状态的深山

山庄，这里没有驿道，人们进出山区要跋涉数日路程，许多历史事件往往波及不到这里，特别重大的历史事件波及到这里往往是事过境迁之后。而曹植甫则不然，他与外界始终保持联系。他是一个学识渊博思想敏锐的人，他通过在陕州（现在的三门峡市）、开封等地的亲友的交游或书信联系，总能感受到外部世界的一切变化。从五岁开始曹靖华就跟着距家三十里地在朱阳关教书的父亲，开始了启蒙教育。朱阳关当时是河南陕州直隶州的分州，它南走内乡，西走商南，北走灵宝，东走洛阳，是豫西山区的要道。这里有东西衙门，办有书院，称为义学，曹植甫就在这个书院里执教。他除了给学生讲官定的四书、五经外，还给学生讲历代名著，就在这里，曹靖华从父亲、知友与亲近门生的言谈之中听到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刘光第等戊戌变法运动中主要人物的名字。父亲还对他讲过鉴湖女侠秋瑾和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与他们英勇就义的故事。这些都给年幼的曹靖华以极大的毕生难忘的印象。不仅如此，曹靖华在父亲耐心的教育下，当他通过了识字关，十岁左右能初读书籍的时候，他便在父亲的书籍里发现了一个更加神奇、美妙、雄伟、庄严的神圣世界，他饥不可耐地阅读了黄宗羲的文章《原君》，谭嗣同的《仁学》，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秋瑾的诗词，龚自珍的众多的诗文等等。曹靖华吸进了与四书、五经完全不同的新鲜空气，突然感到心明眼亮了起来。“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原君》）。《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仁学》）。

“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少年中国说》）。这样一些撼人肺腑的名言警句，使他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思想焕然一新，从此他思